

生而为人
无须抱歉

「目」太宰治 著

黄友玫 译

走れメロス
跑吧！

梅洛斯

走れメロス 跑吧！

梅洛斯

「目」太宰治 著

黄友玫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跑吧! 梅洛斯 / (日) 太宰治著; 黄友玫译. -- 北
京: 中信出版社, 2017.8
(掌上小剧场)
ISBN 978-7-5086-7144-4

I. ① 跑… II. ① 太… ② 黄… III. ① 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②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1359 号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版通过北京麦士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经暖暖书
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好室书品工作室授予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家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 任意重制转载。
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跑吧! 梅洛斯

著 者: [日] 太宰治

译 者: 黄友玫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插 页: 8

印 张: 8.5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144-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伴随着太宰治这样一位无可替代的作家的死，
他那天赋的才华也一起陨灭了。

——石川淳（1899—1987）

倘若举办一场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要挑选一名代表选手的话，日本的代表，或许不是夏目漱石，不是谷崎润一郎，也不是三岛由纪夫，而是太宰治。

——井上靖（1907—1997）

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鸟居邦朗（1933—2014，日本著名评论家）

虽然三岛由纪夫讨厌太宰治，但我觉得三岛的

文风就很像太宰治。这两人的作品皆充满警句，许多地方甚至以警句替代描写。尽管我觉得很滑稽，却仍不得不说，三岛由纪夫是用太宰治的文体来写东西的。

——大江健三郎（1935— ）

我在文学方面的偶像是太宰治、马塞尔·普鲁斯特、加西亚·马尔克斯。太宰治自杀过三次，他的人生和作品都有些沉郁。但他确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而且他的很多作品甚至有一些喜剧色彩，有些幽默。

——岩井俊二（1963— ）

怎么说呢，我喜欢苦闷、时运不济的趣味。太宰治的短篇故事都是在讨论人的失败、羞耻。那样

的文章可是太宰文学的基础。在穿过光明面里，也伴随着哀愁。我想写的正是这些东西。

——又吉直树（1980—，第一百五十三届

芥川奖得主）

无论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治的作品总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避。

——奥野健男（1926—1997，文艺评论家）

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叼烟的英俊恶魔》，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名字。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王家卫（1958—）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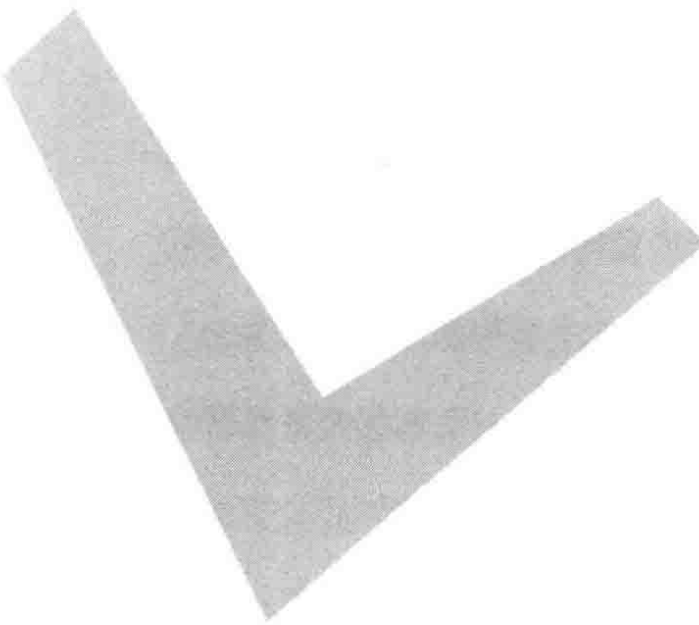
穿衣哲学	1
跑吧！梅洛斯	25
黄金风景	47
畜犬谈	55
满愿	77
潘多拉的盒子	83

| 太宰治文学小旅行 |

津轻・金木町散步 256

东京・三鹰市散步 259

太宰治小传与重要作品年表 261



穿衣哲学

在人生的旅途上背荷太多无谓的事物，
在我看是抑郁的源头，
行李要越少越好。

曾经有段短暂的时间，我默默地在意某件事，那就是服装。就读于弘前高等学校一年级的時候，我曾穿着条纹和服、腰缠角带¹走在路上，为的就是前往女师傅那里学习义太夫²。但那股狂热也只不过维持短短一年而已，后来我愤怒地摒弃那样的服装，不过倒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动机。

我在一年级的寒假来到东京游玩，某晚穿着一身风流潇洒的行头，掀开关东煮小店的绳帘。大姐，来瓶热乎乎的烧酒吧！尤其是“热乎乎的”，特别模仿一种文绉绉的、所谓风流雅士的口吻，装腔作势了一下。好不容易那热乎乎的黄汤下肚，我开始用不灵光的舌头吹嘘起先前学来的粗俗语汇，连我自己都不知所云。店里的老板娘却露出开朗的笑容，天真地说小哥您是东北人吧？或许她只是随口恭维也说不定，我却感到相当泄气。我也并非大笨蛋，那天晚上我愤怒地抛弃了风流潇洒的服装，之后我就尽量努力维持普通的穿着。

1 角带，一种窄版腰带，是最常见的男用腰带。

2 义太夫，一种传统说唱故事的曲调，是江户时代前期大阪的竹本义太夫创始的净琉璃之一，曲风豪快华丽。

不过本人身高五尺六寸五分¹（虽也曾测过五尺七寸以上，但我不相信），即使正常走在街上，似乎也非常显眼。

进了大学，即便我自以为穿着普通，仍受到友人规劝，他们似乎认为橡皮长靴很怪异。橡皮长靴是非常方便的东西，不需要穿袜子，可以直接套着足袋²穿，也可以光着脚穿，不必担心被人看出来。我大多是光着脚穿，橡皮长靴里面很温暖，出门时也不需要像穿有鞋带的皮鞋那样，一直蹲在玄关拖拖拉拉。只消咻咻地把脚伸进去，就能马上出门。脱掉时也可以双手插在裤袋里，轻轻往空中一踢，就咻地脱掉了。无论是积水还是泥泞道路，都能昂首阔步。橡皮长靴是我重要的珍宝啊，为何不能穿着走路？但是亲切的友人说，看起来还是很奇怪，最好不要再穿了，你连天气晴朗的日子也穿着它，看起来标新立异，好像故意引人注目。换句话说，别人以为我是为了耍帅，才穿着橡皮长靴到处走。真是误会大

1 五尺六寸五分约为一百七十一厘米左右，而五尺七寸约一百七十三厘米。

2 足袋，和式分趾袜，或称二趾袜，拇指与其余四趾分开的袜子，呈“Y”形，穿木屐时可以让脚趾卡住上面的绳系。

了！我在高等学校一年级时，就切身感受到自己不可能装成文人雅士，之后对于衣食住行，便专爱便宜简便者。但是我不论身高还是长相，甚至鼻子都大人一等，很容易就引人注意。就算只是随便戴顶鸭舌帽，朋友们也会对我说，你怎么会想到戴鸭舌帽？不太适合你、很奇怪、拿掉比较好等亲切的忠告给我时，我实在不知道要如何是好。长得高大的男人光在这件事上，就必须比别人加倍下功夫才行。我自认为已经过着很拘谨朴素的生活了，别人却经常不这样想。我也曾自暴自弃想过干脆留个像前总理大臣林銑十郎¹那样的大胡子，但在这个只有六叠、四叠半、三叠大小三个房间的小房子里，一个只有胡须很不得了的高大男人走来走去，看起来一定很奇怪。这么一想，我就不得不死了这条心。有一次友人带着严肃的表情表示，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若生在日本，恐怕无法以写作为生。我也很认真地思考日本的现实面之深，回应道，总之就是心境的问题。正当我接着要再说两三个意

1 林銑十郎（1876—1943），历任陆军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文部大臣等。

见时，朋友扑哧一笑，不是啦，不是啦，萧伯纳不是身長七尺吗？七尺的小说家在日本根本没办法生活啊。他若无其事地说着，漂亮地捉弄了我。但朋友这个天真的笑话，我却无法打从心底笑出来，反倒是让我冒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再多长个三十厘米的话，实在是非常危险的身高哇！

在高等学校一年级时，我就看透讲究衣着也是枉然，之后手边有什么便毫不挑剔地穿在身上。虽然我自以为穿着普通的服装，却总是成为朋友批评的对象，因此渐渐觉得心虚，又悄悄地开始在意起服装了。虽说在意，我也深知自己俗气，每当听到朋友批评我，我总感到无地自容，因此从未有过穿上哪件衣服，或把某块古布做成羽织¹之类的，好让自己变得高雅、有魅力的非分之想，别人给我什么衣服我穿上便是。此外，不知怎么说，我对自己的衣服或衬衫、木屐极端吝啬，要把钱花在这些东西上面，简直让我心如刀割。我曾经怀中揣着五元出门买木屐，却在木屐店门口徒然地来回踱步、思

1 羽织，较短的和服，穿在最外层防寒或作礼服用。

前想后，最后下定决心跑进木屐店隔壁的啤酒屋，把五元全部拿来买酒喝。我总认为衣服或木屐不是要花自己的钱买的。一直到三四年前，每当换季时，故乡的母亲都还会寄来衣饰等物。母亲已经十年没见到我了，她不知道我已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胡须男，寄来的衣物图案实在非常花哨。当我穿上那件大大的絰¹布单衣²，看起来就像是相扑力士；又或者穿上那件染满桃花、被我拿来当睡衣穿的浴衣，就像是在破陋的休息室里发抖的新剧³老头演员似的，真的很像。但我抱着“别人给我什么衣服我穿上便是”的原则，即使内心深感无奈，可是当偶然来访的友人看见我穿着那些衣服在屋里盘腿而坐、郁闷地抽着烟的时候，对方努力忍住不笑出来的样子，实在令我心情低落不已。最后，我把这些和服拿到某个仓库寄放。如今母亲已不再送或寄任何和服来，我必须用自己的稿费买齐所需的衣物。但由于我对购买自己的衣服一事极端吝啬，

1 絰，用事先染好的经纬线织成的花色布匹。

2 单衣，没有内衬的和服，适于夏季穿。

3 新剧，始于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日本戏剧流派。剧目大多描写当代庶民的喜怒哀乐。

这三四年来只买了一块夏季的白絣，和新做了一件久留米絣的单衣而已，剩下的全部都是从前母亲寄来、寄放在某个仓库的衣物，按需要拿出来穿。就拿我在夏季转换到秋季的这段期间的穿着来说好了，盛夏只穿一件白絣，之后越来越凉爽，就拿久留米絣的单衣和铭仙¹絣的单衣交替着穿出门。在家时，大多是穿着丹前²的浴衣。铭仙絣的单衣是内人亡父的遗物，穿着走路时衣摆会沙沙作响，让我心情愉快。不可思议的是每当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玩，一定会下雨——说不定是岳丈的训诫——甚至还遭遇过洪水，一次在南伊豆，另一次是在富士吉田，我遇到大水而多少受了点罪。南伊豆是七月上旬的事，我投宿的小温泉旅馆被浊流吞没，差一点就被冲走。富士吉田那次则是八月底举办火祭庆典的时候，当地的友人来信邀我去玩，我回复现在还很热不想去，等天气变凉再去。那位朋友又再一次写信来说吉田的火祭一年只有一

1 铭仙，使用平织法的绢织品。

2 丹前，铺棉的防寒长上衣，图案多为花哨的条纹。

次，吉田的天气已经变凉了，下个月就会变冷。文字间能清楚感受到他的不愉快，因此我急急忙忙地赶往吉田。出门时内人又说什么穿这件衣服去会再次遇到洪水之类的不吉利的话，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直到八王子附近都还是晴朗的天气，在大月换乘往富士吉田的电车之后，便开始下起大雨。车内挤满登山客及游览的男女而无法动弹，每个人口中都吐露着“啊，惨了，真讨厌”之类的对大雨的抱怨。穿着岳丈遗物这件招雨和服的我，感觉自己正是招来这场暴雨的元凶，心中满是叫人恐惧的罪恶感，连头都抬不起来。

抵达吉田后仍下着倾盆大雨，正是雨势最大的时候，我和来车站接我的朋友跌跌撞撞地跑进车站附近的料亭。邀请我来的朋友对我很是过意不去，但我知道这场暴雨的原因出在我身上的铭仙和服上，反而是我对朋友感到抱歉。可是因为这罪名过于可怕，我实在说不出口。听说火祭和庆典的一切都乱七八糟。每年到了富士山的封山日，为了向木花咲耶

姬¹表示谢意，家家户户的门口都会堆起丈余高的木柴，各自点火，争相比赛谁家的火焰更为猛烈。我至今还未看过，我以为今年一定能看到，却因这场暴雨而泡汤了。我们在料亭里徒然地喝着酒，等待雨停，但到了晚上，甚至刮起风来了。女服务生打开窗户外面的防雨板，露出一条缝，喃喃地说：“啊，有点红红的呢。”我们起身向外一瞧，南方的天空呈现淡淡的橘红色。不知是谁煞费苦心地烧起了烽火，想在这暴风雨中至少献上一个礼物给木花咲耶姬吧。我心里实在非常苦闷，说起来，这场讨厌的大暴风雨都是因为我这身招雨和服的缘故。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从东京大摇大摆地过来，把吉田男女老少引颈期盼的欢乐夜晚，搞得一塌糊涂的雨男就在这里。这件事我如果向女服务生说漏嘴一点点，一定马上被吉田的居民围起来痛殴吧？我终究是窝藏私心，没有向友人或女服务生说出自己的罪过。那夜很晚雨才慢慢变小，我

1 木花咲耶姬，镇守富士山的女神和樱花之神，传说她能护佑富士山不喷发。其庙位于富士山终年积雪之高处。